



苗岭夜歌

黎振綱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苗 岭 夜 歌

黎 振 綱 著

內 容 提 要

這本書包括小說、特寫五篇。“離隊前夕”通過飼養班長李長根在復員前的複雜的思想活動，充分表現了他高度的工作責任感。“播種前的風雲”描寫了一個青年墾荒隊員大膽進行革新，與保守思想作鬥爭的優秀品質。“一個景頗老人的願望”寫一個景頗老人對人民政府的熱愛。“苗嶺夜歌”及“邊地新苗”都是寫部隊戰士的先進事蹟。

苗 嶺 夜 歌

*

著 者：黎 振 綱

出版者：雲南人民出版社（昆明書林街100號）

印刷者：雲南人民印刷廠 發行者：新華書店雲南分店

*

195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數：50,000

開本：787×1092 $\frac{1}{32}$ 印張：2 $\frac{5}{16}$ 印數：1—1,577

（雲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新字第0011號）

統一書號：10116·109

定 價：（6）二角

責任編輯：周 景 封面設計：凡 風 校 對：一 平

目 次

离队前夕.....	(1)
播种前的風云.....	(16)
一个景頗老人的愿望.....	(40)
苗岭夜歌.....	(57)
边地新苗.....	(66)

封面設計：凡 風

離 隊 前 夕

吃晚飯之前，連首長在隊前宣讀了轉建復員的名單。戰士們帶着一種急于想聽、又害怕听到的心情在凝神地听着。

飼養班長李長根顯得更加突出。他早就有一種預感，覺得名單里一定有自己的份；因此先就作好了最不如意的打算，等待着連首長宣讀他的名字。他認為往最不如意處想是必要的，以免在情況發生後自己受不了。可是，儘管這樣，當連首長開始宣讀名單時，他的臉卻還是一陣陣發燒，心咚咚直跳，說怎么也抑制不住。

和別的戰士一樣，起初，他總是踮起腳尖，俯身向前，探過頭去窺看連首長手中的那張看不清的名單，看看究竟有沒有自己的名字。雖然他臉上有著明顯的笑容，可是一點也掩蓋不住他那緊張的、過份做作的表情。連首長每唸過一個名字，他心里便忐忑不安地想：“該我啦！該我啦……”但事實上，却每次都沒叫着他。他不禁暗暗奇怪起來：“怎麼，漏了自己的名字？……要不，就是自己瞎操心，名單上本來就沒有自己。”於是，在他心頭又隱隱地閃現了一絲希望的火花。他開始衡量起自己的條件來了：“唔，自己快三十了，年紀是大了些，不夠國防軍條件，可是，身體还挺結實，沒什麼病，也沒殘廢呀！還有，在部隊待了五、六年，大小戰役也參加過好些，多少總有點鍛鍊，再咋說還不比新兵強？要說表現，這幾年自己說不上頂好，也還立過兩次大功，當過一次模範哩……”想到這些，他心頭突然輕鬆了許多，臉上也露出了一絲滿意的微笑。

“李長根！”

終於叫着他的名字了。這真不啻是個晴天霹靂，他的笑容馬上消失了；腦袋膨脹起來；耳朵里嗡嗡地叫；眼前一片模糊，什麼也看不清了。他的嘴唇微微顫動了几下，幾乎在隊列里失聲叫喊起來，想請求連首長收回命令。可是，他畢竟是個老兵，自覺的紀律性約束了他，使他神智恢復了過來，沒有真正這樣做。

宣讀過名單以後，為了歡送轉建復員的同志，晚上全連會餐。菜特別丰盛：有雞、有魚、還有李長根平時最愛吃的大頭菜炒肉絲……

不過，很奇怪，現在這一切都引不起李長根的兴趣。他吃着它們就象吃木屑一樣，什麼味也沒有。是炊事班把菜做壞了，還是因為天氣太熱，空氣乾燥，自己的胃口不好？他弄不清楚。連首長、同志們都歡天喜地，又猜拳又喝酒，有說有笑，他却一句話也不想說，只顧悶著頭吃。好多同志來找他敬酒、猜拳，他還是冷冷淡淡敷衍一陣算事。儘管他自己也想熱情些，可是，怎麼也熱情不起來。

勉強吃了几口飯，他覺得淡然無味，便趁同志們不注意，一個人悄悄地、搖搖晃晃地，象喝醉了酒一樣，逕自溜回宿舍去。

他躺在床上，只覺得腦子里熱乎乎的翻騰得厲害。他一会儿想到這，一会儿想到那，簡直是海闊天空，茫無邊際。一連串的往事象電影似的，一個鏡頭一個鏡頭地在他眼前出現：他在家裡被國民黨抓出來當兵時的情景；在陽江解放過來以後，上級和同志們處處照顧他的情景；還有他和同志們同艱苦共患難，挺進邊疆，爬大山、鑽老林，追歼殘匪，建設營房的情

景……

所有这一切，現在对李長根來說，不知为什么都顯得空前的親切。他真有些埋怨这一切过去得太快，要不，再重新經歷一番多有意思！他精神恍惚，身子晃晃盪盪的，彷彿馬上要隨風飄起來。一种從來沒有过的空虛的感覺緊緊地攫住了他，使他感到自己的心好象已經不屬於自己了。他东摸摸，西看看，一会儿躺着，一会儿站着，一会儿又坐着，总是怎么也不帶勁，最后，他覺得實在悶得慌，只好划着火吸起煙來。

吃过晚飯，战士們陸陸續續回來了。有的愛玩，还是老樣子，抱着个球朝球場跑，高喊：“喂！打球囉！打球囉！”或者拿着付撲克揚來揚去，嚷着：“赶毛驢！赶毛驢！誰來？……”有的不太愛玩，便三三兩兩在一塊交換照片、留通訊地址、說些臨別前的知心話；只有知道了自己要轉建而又不愿轉建的同志不滿意：他們回到宿舍，有的把碗筷一放，就象洩了氣的皮球一樣，躺在床上不吭聲；有的回來就包包細細，整理开行李了，彷彿連夜就要离开部隊；有的乾脆坐在一旁，唉声嘆气，喋二話：

“老囉，老囉，吃不开了，部隊不要啦！”

“唉，有啥說的！”

“管他，哪儿不都一样是革命，只要不反革命就行！”

……………

坐在床上的李長根猛力地吸着煙，一支接一支。他搭拉着頭，失神地望着牆上的某一點，好象要把牆望穿似的。本來他心里就够难过了，打算找連首長談談去，請求留下。這陣听了战士們這些話，心里更加难受。是啊，老囉，不中用了！部隊用不着啦！可是，自己就真不中用了么？他不信打起仗來，自己就真不如別人，是沒他們勇敢，还是沒他們能吃苦？過去

上級交給的任務，自己哪次沒完成……不過，他終究還是抑制了自己。一想起連首長在動員會上講的那番道理，和自己在討論會上“表態”時作的保證，訂的決心計劃，他就又覺得上級這樣決定是對的。國家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需要大批的人力和物力，這批人力和物力不指望部隊指望哪兒？而且自己的年紀也的確是大了，當國防軍不夠條件。平常和年青的戰士在一塊練兵，他不是就老覺得自己不靈活，跳不過人家，跳不過人家嗎？加上現在同志們的情緒又這麼亂，他怎麼能也跟着去鬧呢？自己是黨員又是班長，要是也跟着鬧，那象啥話！他盡量忍住內心的痛苦，反而批評起喋二話的戰士來了：

“同志，別自由主義，有意見按組織提！”

喋二話的戰士啞口無言了。宿舍里頓時鴉雀無聲，顯得沉悶起來。

這時，一個戰士走過來，在李長根身旁坐下，打破了沉悶：

“怎麼樣，班長，咱們談談好不好？在一塊好幾年啦，這一離開，只怕難得有機會再在一起了。”

本來在平時，只要有人找他談話，李長根一定會毫不猶豫，抓緊機會和對方熱情地談個夠的。但這次他却出人意外地拒絕了那個戰士。

“好嘛，……以後找個時間談。……”他冷漠地答道，連看都沒看戰士一眼，緊盯着前面一個什麼地方出神。

戰士奇怪地望着他，探詢地問：“……馬上談不行？”

“不，還是以後談吧。”

“現在有事？”

“嗯——是……有些事。我打算替牲口割些草去。”

“上午你不是割过草了嗎？”

“是，割过。……不过，我还想再割些。”

按說，李長根此刻的确完全沒有必要再去割草，上午割的已經足够他使用了。但他还要去割，在他看來，一个老战士在离隊前夕这样做是應該的。自己馬上就要办移交，要把牲口讓給別人招呼去了，誰知道是哪个來接收？接收的人以前招沒招呼过牲口，有沒有耐心？即使招呼过，有耐心，可是，他畢竟是新來，啥情况也不摸，既不了解牲口的脾胃，也不知道哪儿的草好，怎么能馬上就招呼得好呢？一个新來的人，不了解情况，要开始工作，是有困难的。自己是老同志，对这里的一切都熟悉，有責任去帮助新同志，應該趁沒有离开以前，尽量地把牲口圈整理得好好的，换上新草，把牲口餵得肥肥胖胖的，然后再移交給他們。

他从門角落里找出一把弯刀，在門口的磨石上磨了一陣，便拿着朝山上走去。

营房周围那几叢剛栽不久的花草長高了，迎着晚風愉快地擺动着，彷彿在向主人点头，迎接他。李長根边走边撫弄着它們，心里感到有一种很难說得清是高兴还是难过的滋味。他竭力去回想每一叢花原來是生長在什么地方，和怎样被移植過來的。那是在营房快建成的时候，为了把它們从遙远的、人跡很少到达的深山老林里移植過來，他曾經花費过多少心血，跑过多少路呵！現在它們慢慢長高了，而他，李長根却要离开了……

沿着山旁边的一条小徑，李長根独自一个人走着，默默地顧盼着四周的景色。

天色逐漸暗下來，山野瀰漫着一層紫褐色的暮靄。烏鴉成羣成羣地聒噪着，向牠們歇宿的林子里飛去。

又一个美丽的边疆的黄昏来到了。

原來蔓生着大煙的坡地，現在复盖着茶樹林和咖啡林，綠油油的，一眼望不到边。

部隊初到时，被土匪搶劫一空、冒着煙火的苗家寨，現在也在那螺旋形的山嶺斜坡上，在層次分明，有如神話中天宮的階梯的梯田環抱中裊裊地升起了一縷縷淡藍的炊烟。姑娘們柔情悅耳的歌聲、咚咚的舂米聲和孩子們的朗讀聲頻頻地從里面飄送出來。

谷底，哈尼族漢子做完了一天的活路，荷着鋤頭，輕快地揮動鞭子，吆趕着牛羣，在潺潺的溪流中飲水，唱着古老勁人的歌曲。歌聲粗獷、深遠，象洪亮的鐘聲。听着它，會使人聯想起一支古代英雄出征的戰歌。它召喚着人們去為自己的故鄉，自己的祖國堅決戰鬥到底。看着這些慍慍魁梧，有如古代騎士的兄弟民族，李長根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難道這會就是五年前他所見到的匿居在深山老林里过着野獸般生活的民族！

街子散了。紅頭傜人、花傜人、苗人、僂尼人……紛紛從街子里湧了出來。他們的網袋和背篋里裝滿了他們用柴火換來的鹽巴、布疋，用獸皮、山鷄換來的犁鏵鋤頭……笑聲淹沒了他們過去的悲嘆，喜悅代替了他們以前的怨愁。他們再也用不着去過那一擔柴火只換二兩鹽巴、一張豹皮只換五根針的生活了。

不遠的地方，也就是李長根第一次給剿匪部隊送彈藥來，牲口怎么也上不去，結果被摔進深溝里的那個削壁上，現在已經蜿蜒着一條曲折的、具有濃厚的橫斷山脈特徵的公路了，汽車一輛接一輛地吼叫着，顛簸着，從中間飛馳而過。戴着鹽

巴，戴着布正，戴着來自內地的邊疆幹部。

.....

一切是多麼美好呵！李長根不禁無限感慨起來。

變了，一切都變了，在這短短的五年的時間里，一切變化得多快多大呵！這裡現在是這樣，誰知道以後又會變成什麼樣，怎麼變？他要能看到這裡以後的一切多好，可惜的是他將再也看不着了！等在這裡變得更好更美的時候，他已經不知在什麼地方了。他再也參加不上這裡的建設工作了！……噯，好不容易一手把邊疆建設成現在這樣子的老同志就要離開了，接替他們的卻將是那些對邊疆還很陌生的新同志。他們會不會知道，幾年來邊疆的建設工作是經歷過怎樣艱苦曲折的道路，流過多少老同志的血和汗才取得了今天這樣的成績呢？當然，他沒有理由不信任新同志，他知道新同志和老同志一樣，也是熱愛祖國，為了保衛祖國、建設祖國可以獻出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的。同時，他也堅信：在黨和上級的領導下，他們是一定可以很快地學會一切，熟悉一切，繼承老同志的事業的。可是，不知為什麼，李長根總有些不放心：畢竟一個親身參與過邊疆建設，為建設邊疆的工作曾經付出了血與汗的代價的人，比之一個從未親身參與過、沒有付出過什麼代價，甚至連見都不曾見過邊疆建設的人，是更能懂得勝利的可貴，從而更懂得怎樣去珍惜和愛護勝利的。

這種思想使李長根微微地感到了一些不安，但也更感到了自己責任的重大。他覺得在這離隊前夕，他更應該把自己的工作做得盡善盡美，找不到任何漏洞，然後再交給新同志。他不能使新同志感到有一絲困難，有一點棘手。他應該用實際行動去幫助他們，帶動他們，做個榜樣給他們看。

躍過一條小溪，他迅速地爬上矮坡，準備立刻動手割草。可是，矮坡上却光禿禿的，連一根草也沒有。他吃了一驚，再仔細看了看，才知道是走錯了路。他暗自覺得好笑起來，又重新去找有草的地方。

把牲口圈徹底整理好了以後，李長根順便提了桶水來給牲口喝。牲口見主人提着水來了，兩隻耳朵立刻擺動着往後一振，揮動尾巴，鼻孔一撇一合的，伸過頭來，在他手上、身上亂嗅，表示對他的歡迎。李長根岔開手指，替牠理了理鬃毛，又檢查了一下牠的吃勢好不好，是不是打過滾，便摟住牠的脖子，用臉緊偎着牠嘆息起來：

“喝吧，喝吧，好好的喝吧，以後咱們再也不能在一塊了，我再也招呼不着你了。伙計，以後可要听新同志的話，要好好工作，千萬不能調皮搗蛋啦。誰知道人家新同志好不好說話，不了解你？……”

牲口听不懂主人的話，只是咕嚕咕嚕地飲着水。牠飲一陣歇一陣，低垂着頭，晃動着，直喘氣。這使李長根嚇了一跳。牲口中暑了！他連忙跑回去，用荳蔻沖了些水倒給牲口喝。幾年來，他對自己的牲口已經有了很入微的了解啦。當牲口出了差，下工回來，他知道應該先把牠拴在圈外，讓牠歇一歇，落落汗，再給牠東西吃；給牲口飲水時，他知道應該讓牠喝了一口再喝一口，慢慢來，要注意定時和定量；牲口中了寒，肚痛，他知道應該立刻烤些麩皮給牠暖暖肚；夏天，牲口汗出得多，他給牠拌的料便特別濕，有時甚至要化些鹽水在里面；冬天，他拌的料就特別干……

而新同志怎麼會知道這些呢？就連老同志也不完全會知道呵！李長根想起了不久前發生的那台事。那時他病倒了，不能

親自趕着牲口去運料，只好讓另一個戰士代他趕着去。結果回來的时候，牲口渾身淌汗，到處都有明顯的被鞭打過的痕跡。李長根一見，簡直心都要碎了，狠狠地批評了那個戰士一頓。戰士却不服氣，撇着嘴說：“打牲口還不是常有的事，誰叫牠不肯過橋呢？”他更惱怒了：“牠不肯過橋，你就不会想別的办法？同志，別想打就打，那是國家財產！”

李長根輕輕地撫摸着牲口，想着牲口的未來，想着牠的未來的主人。那究竟是個怎樣的人，能不能把牲口招呼好？……

突然，他的手在牲口背脊上的一個什麼地方停住了。那裏，牲口的皮毛脫落了一大塊，顯然，是個傷疤。李長根的心馬上緊緊地收縮了起來，感到一陣劇痛。他彷彿又看見了自己初到邊疆的情景：他趕着牲口到老遠老遠的山裏馱糧去，意外地和一羣企圖攻打區政府、搶倉庫的土匪遇上了。土匪包圍他，從四面八方向他開槍。他無法隱蔽，只好蹲在牲口肚子下。以後，牲口被打傷了，却救了他。而當他被土匪包圍得緊緊的，反擊了好一陣仍沒有辦法突圍，正準備和土匪同歸于盡時，又由於負傷的牲口跑回了部隊，部隊發現情況趕了來，不僅給他解了圍，還全歼了土匪。……

多好的牲口！在那些艱苦的戰爭年月裏，是牠和別的牲口一起，在不斷地給戰士們運送糧草彈藥，支援了戰爭，保證了戰爭的勝利；在那些建設邊疆的日子里，同樣又是牠和別的牲口一起，在整天整天地拉土運料，供給了建設邊疆的各種器材，使邊疆有可能建設得這麼美好；而在今後保衛邊疆，建設邊疆的歲月中，無疑地，牠還將會獻出自己更多更大的力量來。牠和所有忠於祖國的戰士一樣，為了祖國的解放大業，也光榮地

流出了自己的血和汗。牠无愧于祖國，无愧于人民！然而，这些，除了他——李長根以外，除了那些曾經和他的牲口一起战斗过，共同流过血流过汗的人以外，新同志是无从知道，无从了解的。而一个不知道不了解他的牲口的战功的人，是不可能重視牲口，把牲口招呼好的。

李長根感到更耽心起來。他覺得他應該馬上找着自己的繼承人，把这些詳詳盡盡地告訴他，讓繼承人也了解，也知道。而且他还覺得，在这时，在这臨別的前夜，他总應該替他的牲口再做点什么才对，他要對得起他多年的老战友。他應該事前替新同志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可是，做什么呢？鋤草？拌料？……都做过了呀！……終于他想起了：應該抓緊時間，替牲口縫个草料袋。他要不要縫，新同志不了解情况，是更不会想到要縫的。于是，他提着水桶快步走向宿舍去。

他打开枕头包袱，从里面取出一套破旧了的軍裝和他的自制針綫袋來，开始一針一針地縫着。他凝神地注視着軍裝，覺得它特別好起來。是哪一点好？他自己也說不清。或者是布料結实，或者是衣服的样式合身，或者是这顏色醒目？都有些象，也都有些不象。奇怪，为什么他过去竟沒有注意到这点呢？他考慮了好一陣，終于把原因找到了：不久他就要离开部隊了，以后上級再也不会發給他軍服了；这就是說，他的軍服只会越穿越少，不可能再增加了。等到穿完了，他就只好穿藍衣服去。穿藍衣服，这多警扭，多不帶勁呀！当然，藍衣服倒并不一定难看，黃衣服也并不見得就漂亮。問題是在于：从李長根參軍到現在，五、六年啦，几乎每时每刻都是穿着黃衣服，跟它自然而然地發生了一种感情——一种同生死共患難的老战

友的感情。这五、六年，他穿着它追歼过国民党残匪，站过崗、放过哨，搞过营建，爬过山，鑽过老林，淌过水，伐木运料，开山打石，風里雨里，經歷过无数个不眠的寒冷的夜晚，也熬过许许多多干燥酷热的暑天。他战斗負伤的血曾流在上面，他辛勤劳动的汗水也曾淌在上面。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这是一种深厚的真挚的感情，一种血汗凝成的感情，一种从槍林彈雨里久經考驗出來的感情。就是許多穿这种衣服的人解放了他，把他一个苦命人从苦难中拯救了出來。而以后他自己也就是穿着这种衣服，又解放了许许多多和他一样的受苦受难的人們。这不單純是一件衣服，一种衣料，一种样式，一种顏色，而更主要的是一种榮譽。为了換取这种榮譽，流过多少先烈、多少战友們的血和汗，也流过他自己的多少血和多少汗呵！……

針猛的一下把指头扎破了。血从伤口上一滴一滴地冒了出來。他感到一陣刺骨的疼痛，連忙在伤口上吹風，好象可以把疼痛吹跑似的。他用舌头把血舐吸干淨，吐掉唾沫，接着又拿起針來准备再縫。不想仔細一看，剛才縫的針脚又長又乱，歪歪斜斜的。于是，他煩燥地把剛才縫好了的全都拆掉，重新來縫。

“嘶！嘶！……”

几声尖銳刺耳的哨音响了。值星排長在外面集合部隊看电影去。李長根只好暫時擱下草料袋不縫，跑出去集合。

李長根隨着部隊來到礼堂时，別的兄弟部隊差不多全在里面坐好了。解說員正通过擴音器在給大家介紹影片的劇情，放映員正在五百支光的灯泡下安裝着电影机。战士們凝神地听着，注視着。然而，李長根却既沒有听，也沒有看。解說員說了些什麼，放映員做了些什麼，他一点也沒注意。他所注意的是前后左右的那些熟悉的臉孔，許多双熟悉的眼睛和那偶而爆發

出來的熟悉的笑聲，窸窣的輕語聲。從每一個人的臉孔、眼睛和聲音里，他盡量去回想他們每個人的出身、愛好和脾氣，誰作戰勇敢，誰立過功……他默默地看着他們，听着他們，好象只有这样才滿足，只有这样才永遠不會忘記他們似的。他們馬上就要分開了，誰知道以後還能不能見着面？他真不敢想象，離開了這些老同志，他一個人以後將怎樣開始自己的工作。他將會分配到什麼地方，幹什麼工作去呢？如果是個完全陌生的環境，自己根本不懂的工作，他能不能象過去一樣，也百分之百地完成任务，搞好工作？……李長根感到有些惶惑，擺在他面前的即將來臨的未來，彷彿是一片汪洋大海。

但接着，他又自己安慰自己：“管它，隨便分配在哪兒，隨便幹什麼工作，反正只要自己下決心，肯努力，在上級黨的培養下，便什麼都可以熟悉，什麼都可以學會的。眼前的老同志過去自己認識誰呢？飼養牲口的工作五年前自己懂嗎？而且上級一定會替自己考慮得很周到的，用不着自己耽心。在這新的社會里，是什麼也用不着耽心的。”他暗暗地覺得信心百倍起來。

礼堂發散出一陣陣清新的木料的芳香，使人感到心醉。李長根沁心地呼吸着，彷彿立刻清爽了許多。他知道這些木料中，一定有他和他的牲口運送來的。他們運送來的，也許已經用來做了天花板，也許已經用來做了大樑，也許已經用來做了椅子……這就是說，他人雖然要走了，要離開這裡，然而，他用血汗運來的木料卻還留着，永遠留着。以後當人們，當新來的同志享用着礼堂，談論起那些建造礼堂的英雄們的時候，也有自己一份。不，他並沒有真正離開部隊，儘管他人已經離開了，但他的心，他用血汗創造出來的業績卻將永遠留着，永遠和部隊在一起。能移交給新同志這樣的礼堂，能看着大家坐在这里

看电影，享受文化生活，他感到自豪，感到最大的幸福。

不过，他也深深地感到遺憾。嚴格說起來，他的工作還不是做得完全合乎理想的。他還有疏忽。兩個多月以前，他不應該把牲口拴在一棵樹上，却跑去幫別的同志打石頭。結果，等他來不及把拴牲口的繩子解开，讓牲口跑遠些，一棵又粗又大的樹身就从山上滾落下來，把牲口擦傷了。他太粗枝大葉了。雖然牲口應該受到很好的照顧，但沒有，過去他並沒有百分之百的做到這一點。在工作中，他還存在着很多過失。如果時間允許，他真想好好地彌補彌補這些過失。可是不行呵，明天或者後天，他就得離開部隊，離開他的牲口！現在他對牠唯一的彌補辦法，只有趕快把草料袋縫起來，交給牠未來的主人，只有在還沒有離開部隊以前，用盡全力去照顧照顧牠。自責鞭撻着他，使他感到自己太對不起自己的牲口了。

因為人羣太擠，一個新戰士突然從新椅子上跳進了座位。李長根的心立刻猛烈地震動了一下，彷彿新戰士的腳踩在自己的心上一樣。他嘴唇顫動了几下，準備站起來干涉新戰士。但一想對方剛到部隊不久，一切都不習慣，應該慢慢教育，就又忍住了。不過，他的心卻越來越沉重，又一次對新同志感到不放心起來，對他們是否能繼承老同志的事業表示有些懷疑。看，對他們沒有花過血汗的東西，他們就是這樣，在上面亂踩亂踏，一點不愛護！他為新椅子耽心，為新禮堂耽心，為新營房耽心，更為他的牲口、為整個邊疆耽心。新同志是不是能擔當得起保衛邊疆，建設邊疆這樣重大的任務？！……這種疑慮使他更加不安，使他巴不得立刻回去，把草料袋縫好，立刻到牲口圈里去再檢查一遍。

這時，排長正從他身邊擠過，叫他起來讓路。排長要出去